

北岳文艺出版社

煞星神劍屠龍手

中

吉  
龙  
著



# 煞星神剑屠龙刀

吉龙 著

(中)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2·6

## 内 容 提 要

少林火工小厮南宫远偷学武艺误伤寺僧，触犯了百年寺规，达摩堂十八罗汉联手惩处叛逆。南宫远困兽犹斗冲破罗网，不料却误入虎穴，被黄皇教魔女落魄魂术所惑，险些沦为失魂杀手……由此，被卷入一场武林恩怨之中。

这位初入江湖的少年几度生死，所幸有丽人相救，高师传功，神猿授技，大难不死反学得海流真经神功和紫薇仙剑之术，成为旷古绝今的武林奇人。正当他自叹江湖险恶，急欲归隐田园之时，却得知生身父母乃是四十年前驰名武林的一代英杰——天帝宫主南宫豪和东方后白黛美。他们在一场玉后俱焚的武林大屠杀中双双毙命于天剑潭，而事情真相却被云遮雾锁让人不得而知。

南宫远不听劝阻，独闯天剑潭，又入落日谷，寻找杀父仇人。几番腥风血雨，几经生死搏杀，真可谓杀机四起，险象环生，动魄惊心！这期间更交织着错综复杂的写情女爱，在爱与嫉的催化下，姊妹反目，情女仇杀，丽人遭淫，爱妻断臂，演绎出一幕幕正义与邪恶，人性与兽欲的残忍厮杀。终于，四十年的迷雾层层消散，却不料敌首原是生母，亡父还在人间，恩师忽变宿仇，对手却作情人。黄皇教、苍道盟、骷髅天尊、三阳殿主，孰敌孰友，或恩或仇，真伪难辨；落日之钥、屠龙宝图、海流真经才是众人之争！

忽然，山呼海啸，地陷天崩，在一阵撕心裂肺的狂笑中，几十年的明争暗斗恩怨随着落日谷一齐塌陷，财富、美色、权势所酿成的祸水嘎然而止，山林重归寂静。南宫远禅机顿悟，携美妻，怀绝技，云游江湖，终老于山林之间。

此书浓墨重笔挥洒自如，将一场武林恩仇写得如此波澜壮阔摄人魂魄，同时又缠绵悱恻，哀婉动人，读之泪下又令人欲罢不能，实是近年来武林小说苑中的一部奇书！

# 目 录

第十章:马尾侠影 .....	309
第十一章:神箭绝技 .....	357
第十二章:似梦是幻 .....	393
第十三章:神猿授技 .....	428
第十四章:天剑奇潭 .....	465
第十五章:骷髅怪人 .....	501
第十六章:骷髅聚会 .....	535
第十七章:伟大母爱 .....	569
第十八章:母子不识 .....	605

## 第十章 马尾侠影

三老还要追赶，突见静禅老僧等四老走了过来，静禅说道：“此人一身武学，世所罕见，不过功力还未到火候，再过几年，我们均难望其项背。听说他和天罗师侄相处很好，可能天罗师侄知道此人来历。”

突然这静禅老僧脸色倏地变得十分阴沉，仰脸望着天上明月，呆呆出神。

这种情态转变，使另外六老怔了一怔，他们都知道师兄已练得心若止水，喜怒哀乐素来不形露于外。

足足过一刻时间，静禅老僧吩咐道：“静土师弟，你转告天鸣师侄，尽出少林铁字辈弟子，务必在近日内寻得那南宫远。活捉最好，击毙亦可。静心、静金、静木、静水、静土五位师弟，我们分头追击。”

他此令一出，整个少林寺全部动员起来。

且说南宫远飞奔出寺外，疾向自己神驹处驰去，翻身上了一乌云神驹，直向群山千峰之间奔去。

这匹千里神驹，放蹄狂奔，真有如神龙游空，转眼间，已经驰飞过几座峰头。

雷奔电驰中，南宫远突然感到马鞍之后，好像有一个人。

他这一骇非同小可，左手一掌猛劈过去——

那知掌劲击出，后面却毫无声响。

他在掌势击出时，星目迅快地向后一瞥，这一瞥令他无比

惊骇。

原来乌云神驹的马尾上，一个人手抓着。

南宫远欲要出声喝问……

猛听那人说道：“你只管向前飞驰，少林七老已经从后分道追来了。”

南宫远闻声，又惊又喜。喜的是——这人语音乃是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铁笛怪侠。惊的是——马行如此之快，铁笛怪侠竟以手抓马尾，凭藉马尾飘风之力，凌空飞行，这种绝高轻功举世第一。

南宫远曾经见过云中一鹤、九天人猿这两位奇人的轻功，虽可说是天下难寻，但若要和铁笛怪侠比较，好像又差了一筹。

乌云神驹驰了半个时辰，已经奔出四十余里。

南宫远选择了一处隐僻的峰谷，方才将马停了下来。

他翻身下马，放眼一看，马尾上的铁笛怪侠已经不见。

突听乌云神驹，轻嘶一声，四蹄轻扬，马头连仰，直向左侧一块岩石驰去。

南宫远转首看去……

那块岩石上已经跌坐着一个人，他青巾蒙面，白髯过胸，手中拿着一根黝黑发光的铁笛。

他正是五奇中的北侠青巾铁笛怪侠。

乌云神驹奔到铁笛怪侠身侧，轻轻低吼着，马脸在他身上转去转来，状极亲昵。

南宫远看得惊疑不已，要知乌云神驹灵通人性，对于生人向来不轻易接近，这匹马却跟铁笛怪侠，如此要好，难道这宝马也识得大侠？

只见铁笛怪侠伸手轻抚马脸，说道：“乌云，你已另易了主人，不要如此亲情，免得你新主人嫉妒，赶紧去旁边吃草，我有话和你主人说。”

乌云神驹闻言，竟然轻放四蹄缓缓离去。

南宫远呆呆愣在那里。

他脑里灵光一闪，出声说道：“师父，你是——”

铁笛怪侠摇手阻止他下面的语音，沉声喝道：“南宫远。”

他这一喝，充满着无比威严。

南宫远闻声，心头一震，抬首望去。

自己眼光和铁笛怪侠那双锐眸一接触，不禁赶快低下了头，南宫远心中忐忑不安，难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南宫远低声道：“师父，你老人家好。”

说着，恭恭敬敬地向铁笛怪侠行了一礼。

铁笛怪侠缓缓问道：“你伤害少林寺多少人？”

南宫远闻言一震，原来他是前来指责自己杀害少林寺中人。

南宫远颤声说道：“弟子家母被少林派中人所杀……”

铁笛怪侠突然叹了一口气，道：“今夜之血劫，是老朽的差错，唉——”

他长长地仰首叹了一口气。

这声叹息充满了无比痛苦，悲怆、凄凉。

南宫远听得心头又是一震，暗暗忖道：“为何师父说今夜血劫，是他老人家的差错，这是什么意思？”

铁笛怪侠双目凝在南宫远脸上，缓缓说道：“在武胜关旗云山脚下的妇人，不是生你的母亲，而是你母亲的贴身侍婢。”

南宫远闻言大惊，呐呐道：“她……她老人家不是我的母

亲，是……是真的吗？”

其实南宫远现在已经确信自己的确有着一段充满神奇诡秘不可告人的身世，本来他看了那两句鲜血写成的遗言，心中仍然不相信，但经铁笛怪侠如此一说，他已经全部相信了。

刹那间——

他想起了许多昔日不能解的谜，现在也都明了了。

如李秋兰说：自己自幼曾经练过一种神秘的内功。

如这位铁笛怪侠，为何会屡次解救自己，帮助自己，显然他明了自己的身世。

铁笛怪侠轻叹了一口气，道：“你自幼被我解救出来，交给你母亲侍婢抚养长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怎么会假？”

南宫远凄声问道：“那么我亲生父母是谁？他们还话在世上吗？”

铁笛怪侠叹道：“这个我现在也不能告诉你。不过我有一个锦囊，里面一张信笺，写着你父母之名以及一些事情。”

他说罢，突然由怀中取出一个锦囊，轻轻对准南宫远抛了过来。

南宫远伸手接住那个锦囊，只听铁笛怪侠吩咐道：“这个锦囊，你现在不可启阅，需等待到有人向你索要这个冥阴金钱时，方可启开探视。”

铁笛怪侠左手一扬，一道金光射了过来。

南宫远伸手一接，竟然是一枚纯金制成的金钱，大小和普通铜钱一样，不过其正面刻着“冥阴金钱”三字。

反面刻着“铁笛怪侠”四字。

南宫远被这种奇妙的事情搞得呆愣住了。

要明了自己父母是谁还要如此麻烦，这是什么意思？



南宫远平生所遇的事情，全是一种极端诡异的谜。

当他解开以前一个谜底后，一个新的谜，却又钻进他的脑海里。

铁笛怪侠望了他一眼，说道：“你为此感到事情太离奇，太诡异了。”

南宫远点点道：“弟子是无法明了其中原因，敬请师父能够解释。”

铁笛怪侠叹声道：“南宫远，我告诉你，你父母乃是昔年江湖武林中人，兹因其中有许多恩怨牵连，所以你今日才这般困恼，唉——”

他又长长叹了一口气，道：“若不是老朽和你父母是结义金兰之交，今日你仍然是一位平常的人，也不会如此困恼，唉，老朽如此做，不知是爱你抑或是害你？”

南宫远星目泪水滚滚，跪地说道：“师父谆谆栽培，南宫远一生难忘。”

铁笛怪侠左手轻拂，一股绵柔潜力将南宫远扶了起来，说道：“远儿，你就照我的话去做，等到有人向你索要冥阴金钱后，你才可以在那人面前打开那个锦囊，否则你便永远无法知道你父母的秘密了。”

南宫远听得一呆，问道：“为什么我事先打开锦囊，便无法得知父母亲的秘密？”

铁笛怪侠说道：“关于你父母的在江湖武林恩怨秘密，极端复杂诡奇，老朽也不能得知甚详，需要靠旁人告诉，如你先打开锦囊，那位向你索冥阴钱的人，就不会说出其中真相了，所以好好地按我的话去做。”

天下间的事，无奇不有，但却没有比这一件更为离奇复杂

了。

南宫远本来想私自打开锦囊，闻言心中一震，忖道：“如是这样，我绝对不可预先打开锦囊。但是……”

南宫远又向铁笛怪侠问道：“师父，我还有一件事不明了，若是没人向我索要冥阴金钱，那么我就永远不能打开锦囊了吗？”

铁笛怪侠仰首望着天星，缓缓说道：“已经二十年了，我如约在今年交你锦囊……”

下面的语音，因为太细小，南宫远没有听到，他想要运出内功暗自偷听。突听铁笛怪侠说道：“如到明年端午节，仍没遇到向你索要冥阴金钱的，你便在子时打开，然后依着里面所说，去寻找那人。不过我先告诉你，你在这段时间，要勤力练习武功，将来会有用场。”

南宫远知道自己另有亲生父母后，心中已经隐隐感到自己父母可能死了，牵带着一件复杂的血仇。

他听了铁笛怪侠的话，暗暗决定：“自己从今日起，定要发奋勤练武技。”

铁笛怪侠叹声说道：“我因为在前日没有告诉这些事情，致使你误认少林派中人杀害抚养你的母亲，造成你和少林派不可解的仇恨，唉……”

南宫远听得大惊，问道：“师父，杀害抚养我的母亲，不是少林派中人？”

铁笛怪侠摇摇头，道：“不是。”

南宫远道：“请师父能够指示杀我母亲的凶手，让弟子报此血仇，略报她老人家抚育之恩。”

铁笛怪侠沉声道：“凶手，你以后自会知道，现在你不用

问。”

南宫远朗声说道：“弟子，还有许多事情不明了，不知师父能够解答否？”

铁笛怪侠缓缓说道：“天下间没有一件为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你现在不明了的事，只不过需要等待，也就是说天下无这个‘谜’字。”

南宫远问道：“师父曾经说我有两个同门师姊妹，不知是哪两位？”

铁笛怪侠突然呵呵一声轻笑道：“她们说我已经死了，可是我仍然活在这个尘世间，既然如此，你不必向她们说，我仍然活着。”

南宫远叹声道：“想不到我的师姊妹，竟是名闻天下的二位奇女子李秋萍姊李秋兰妹！”

原来南宫远看了那乌云神驹和铁笛怪侠亲昵之情，已暗中猜出这位铁笛怪侠，可能就是李家姊妹的恩师。

铁笛怪侠说道：“你们三人当今在江湖武林活跃的情形，老朽极是欣喜，但愿你们三人不要辜负我一番栽培之恩。”

南宫远朗声道：“请师父放心，弟子等三人绝不负师父谆谆教导之恩德。”

铁笛怪侠突然沉声说道：“远儿，你当今遇上少林派的人，绝不可再妄施杀手，虽然少林寺有些僧侣刚愎自用，顽冥得狠，但你要知你虽非少林弟子，但你七年里得到天罗僧授解武技，骨子里也可说是少林门人。”

南宫远闻言跪地说道：“请师父原谅，远儿知道往昔错了。”

铁笛怪侠点头说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起来，今后

你时时维护少林中人，今日之仇，当会慢慢消解的。”

南宫远朗声问道：“师父，弟子等今后对抗黄皇教大业，不知师父能够指示迷津否？”

铁笛怪侠道：“一切由你们作主，老朽绝不干涉你们的事情，如果黄皇教主出现江湖武林，老朽自会出面。远儿，你赶快回到那险谷，老朽去了。”

说罢，铁笛怪侠缓缓站了起来，身形一起，无声无息地走了。

南宫远见他离啊去，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慨。

他觉得师父虽然离去，其实他总是在自己身边一样，因为自己在江湖武林的一举一动，好像都逃不过他老人家的耳目。

他真是天下第一奇人，处处充满着无穷神秘。

南宫远手拿着那枚冥阴金钱和一个锦囊，翻来覆去地看着，脑海里来回思索着铁笛怪侠对他所说的话。

良久良久，他才将它放入怀中藏好，仰首发出一声长长的凄叹。

一阵铁蹄声，将他带离这个峰谷。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前夕，南宫远乘骑奔向那险谷。

在七八日的空闲时间里，他选择了一处峰谷，将自己本身武功重新研练了几次，在这段时间南宫远领悟了许多奇诡武技。

午时时分，冬阳仍然令人感到闷热。

南宫远骑着乌云神驹，缓缓走过草原。

蓦然由草丛中跃出来两位青衣劲装汉子，手握长剑并肩拦住去路，喝道：“阁下是什么人？有无通行证？”

南宫远挽住坐骑怔了一怔，随即会意问道：“两位敢是苍

道盟同仁。”

这两个握剑汉子双眸凝视了南宫远一会，问道：“不知阁下是苍道盟哪一派的人？”

南宫远笑答道：“在下南宫远，乃是李盟主的侍卫。”

右面汉子说道：“南宫少侠，名闻天下江湖武林，但是你没通行证，又无认识你的人在侧，就请阁下稍待片刻，让我们请示上面后，方可进去。”

这位大汉说罢，转首向左面汉子说道：“李兄，你陪住南宫少侠，兄弟去去就来。”

只见这青衣汉子匆匆向前奔去。

另外这位汉子，斜垂右手长剑，闪开到另一边。

南宫远看得暗暗惊异，想不到李秋萍姊妹已在这附近布置了暗哨。念头未完，嗖的一声响箭，划空疾射过来。

这位汉子立刻躬身作礼，笑道：“南宫少侠，你可以进去了，恕我等挡驾片刻。”

南宫远暗忖道：“他们不知怎样联系，竟然传话如此迅快？”他微微一笑道：“辛苦两位了。”

南宫远转过一个山道，已经可见那道峡谷，只见谷道入口已经做了一道三丈高的木栅围住，中间一个二丈宽的门排列着六位肩背长剑的汉子，二位肩背弓箭的人，南宫远一眼就看出那两位弓箭手，乃是三十六穿心箭人中的两位，他向他们微微抱拳一笑，说道：“诸位尽忠职守，实是我盟之幸。”

两位弓箭手笑说道：“南宫少侠十几日前离开这里，今日回来你定会感到惊奇。”

南宫远微然点头笑了一笑，骑马而入，哪知这条深谷已经布下七道木栅，每道都有人把守关隘，若敌人要闯过七道木栅

进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南宫远走过第七道木栅后，抬头一望，他呆愣住了。

一声银铃也似的娇笑声传来……

李秋兰已奔到他面前，笑道：“远兄，你怎么迟迟才来。”

南宫远双目掠扫了四周景物一眼，连声赞道：“这地方建筑得太美了，太幽美了！令我惊奇，本来此地没有水塘，为何突然有这座大水塘，难道我们苍道盟的人，会移山引水之术吗？”

原来这个数顷大小一片盆地，已经变成了一座景物幽美，如临仙境的大庄院。

只见盆地中间，有两亩地大小一片水塘，碧波无痕，水光照天，塘畔竟然也有三五只翠禽戏水，水塘的四周围已经栽了千百株花树，地面上青草如茵，接近四面排天峭壁的丘岭上，却建筑了一座木造的院房，上面都漆了白漆，看去一片雪白，美仑美奂。

李秋兰娇声笑道：“远兄，这真可说：天赐我们苍道盟一个好地方，在你离去后，我和姐姐在子夜时分，听闻到一阵轰轰隆隆的水流声，出茅屋一看，这个盆地哪有水流，但流水的隆隆声却仍然没有停止，于是，我们发现那流水声是在西北角的绝壁中，而且那道绝壁好像有一个水门，不知在何时被人塞住，当下我等又发现这道水门，好像一条水路直流入盆地那块凹地。当我们打开水门引水入塘后第二天，竟然飞来一群群戏水翠禽。”

李秋兰点点头又笑道：“可是令我想不通为何这个温暖如春，寒冬不积雪，世外桃源的好地方，却令以前居住此地的人毁去所有一切而搬迁？”

边走边谈，已经过了水塘，院落中迎出李秋萍、公孙笠、林

豹和岚仑、华山、终南点苍等派掌门，以及一些南曹颀颀不认识的全国各地英雄豪杰。

但这些人只是脸泛微笑，互相抱拳作礼，却没有和南宫远谈说一句话，南宫远暗暗感到怀疑。

突听李秋兰娇声笑道：“为着选举新盟主避免发生弊端起见，在此谷的本盟中人已经同意保持十二时辰的沉默，远兄不要多加见怪。”

南宫远微微一笑，道：“这样我也不能再多说话了。”

众人闻言一阵哈哈大笑，响彻云霄。

太阳西下，夜色降临，在这幽谷的苍道盟中的每一人，都忙到子夜时分，各人方在院落中就寝。

南宫远是睡在内院中一座阁楼上，楼下是李秋萍姊妹的卧室。南宫远这一躺在床上，脑海里立刻泛起自己如谜的身世。

到底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他们是生抑或是死了？

为何扶养自己长大的母亲，在这漫长的二十年，没有告诉自己真象，难道真如师父所说，自己有着不可告人的身世……

南宫远愈想脑子里愈加混乱，时已近三更，他躺在床上还没有入睡。

蓦然……

南宫远看到一条人影由栏杆外无声无息地飞了进来。

这种绝高的轻功，在这幽谷的大概只有李秋萍一人所能有，所以南宫远以为是李秋萍前来找到自己谈话。

就在南宫远想起身招呼之时，他一眼看出这人不是李秋萍，心头一震，立刻将到口的话咽了回去，他要看看这人影对自己有何意图？

骤然间，南宫远感到这人的武功，比李秋萍高，比自己所见过任何的人还要高，当然包括九天人猿、云中一鹤等，因为南宫远看到这人在黑暗中那双眸子，竟然发出一道绿光，好像猫眼睛在夜中发光一样，显然内功已到不可言喻的至高境界，方才有这种神光出现。

这一下南宫远心中之惊骇非同小可，他心中忽然怦怦跳动着。

突然来人冷涩涩地说道：“你还没睡？”

南宫远无比的震惊，这人仍然在窗外，但已经看出自己还没入睡。

南宫远沉声问道：“你是谁？”

南宫远已听出来人的语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他喝声一出，骤然间闪起一根火熠子。

那女人冷哼一声，立刻转过脸去。

那火熠子一亮之间，南宫远看清这人赫然是位女子，身着雪白的衣裳，肌肤好像比她衣裳还要来得白，体态极是美丽，丰满，可惜他没有看到她的脸容。

南宫远在火熠子亮起的一刹那，突然一挫腰，闪电般直冲过去！

可是这女子的武功，真如同鬼魅幽灵般绝高，她不见任何作势，整个身躯已经倒翻下阁楼。

一声娇叱问道：“是谁？”

原来楼下的李秋萍已经被惊醒，她快逾闪电地扑向白衣女子，手中长剑左刺右扫，刹那间，向白衣女子攻出三招。

剑势怪异，似点似劈。

但见寒芒流动，分袭白衣女人身上十几处穴道。



白衣女人目睹剑势之诡奇奥妙，喝了一声……

不知她如何闪飘，李秋萍绝奥的三剑，都被她轻轻闪过。

南宫远已经跃下楼来，只见白衣女子在刚才转身之间，脸上已经罩着一层白纱掩去了原有的面目。

李秋萍知道遇上平生所未见过的劲敌，她想：这女人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闪过李盟主重重警戒线，其武功之高可想而知。

李秋萍三剑一落空，娇躯斜转，反身握腕一剑，迎刺过去。这一剑，无比奇奥，其中深含着无穷变化。

蒙面白衣女子冷声一笑，皓腕疾吐，一拂剑势，立时有一股潜力把剑逼开，左手轻轻一探，扣拿李秋萍握剑玉腕。

李秋萍芳心一震，疾退三步，剑势突变……

但闻剑身一阵铮铮急响……

寒光闪动，势若狂飚卷到。

蒙面白衣女子，衣裳飘处，投身在李秋萍凌厉剑幕中，左手对剑，右手攻敌。

倏忽间……

两人已互拆五招。

南宫远只看得眼花缭乱，以他武功之高，竟无法看出蒙面白衣女子和李秋萍的身法、剑招。

陡然……

听得一声长剑折断之声。

李秋萍手握半截断剑，娇容泛白，跃退了一丈四五。

那蒙面白衣女子，极是悠闲地站在原地，发出一声黄莺似的婉转笑声，道：“你的武功果然不错。”

南宫远深怕她又突袭李秋萍，一闪间跃了过来，左手伸缩